

鄉長先生

王任叔作



良友文庫

良友文庫

12

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目次

目次	
鄉長先生	一
皿手	六八
災	一〇八
牛市	一三三
族長底悲哀	一七二
友誼	一九九
仇視	二二五
逆轉	二四五

鄉長先生

一

鄉長馮文先生，一回到自己家裏，就有點兒嫌氣。早上在區公所裏那一般闊勁兒，此刻直跟這狹仄的小披屋一樣地暗淡下去。

兩腳還不曾進門，就送來一聲：『立正！』待仔細一看，原來靠門已站上二個穿黃軍服的後備兵。於是自己也趕忙挺直腰子，加手於額，還了個軍禮。

『我是個鄉長呢。』進了區公所門，那二個『菖蒲人』，還筆挺筆挺地舉着槍。馮文先生這才重新確定了自己底身分。『要是個村裏種田人，

可還不給捧出區公所去。也祇有鄉長，像我那麼的，才能登這「三寶殿」受這洋操立正禮呵！這真是歷古以來沒有在鄉下見到過的。」

然而可悲哀的，却是牛頭村底村民，對自己似乎頗少禮節。作算自己家境是窮了一點，但鄉長總還是個鄉長哇。怎麼老不看在眼裏，見面時，別說沒行個禮，立正！而且連先生也不叫一聲，單名小姓的叫『阿文！阿文！』相形之下，馮文先生，確有點感到侮辱了。

恨恨地一屁股坐在竹椅上。竹椅咕咕的歎氣。

『他媽的，幹嗎你也懷着這一股怨勁！咱老子可有什麼地方難爲你！』馮文先生跟竹椅子發氣。

馮文先生知道，這竹椅是他祖母坐在那裏唸了一生的阿彌陀佛的老古董。竹桿子顏色，因汗和油膩底摩挲，真像髹過一度金漆似地發亮。所有父親遺留下來的家產，二十畝大田，五間街面樓屋，一家南北雜貨的裕生

號舖子，統統在自己手裏敗光了。但這把竹椅，和竹椅前一張黑得發酸臭的賬桌，三條板凳，一張佛頭床，外加一個老婆一個兒子，總算給留了下來。

父親底家產，是怎樣敗光的；自己也有點像做夢。自己雖然好賭。但在牌九，麻雀，花會上，自己實在沒有輸出那麼個數。父親一死，母親便担上一大車憂愁，天天担心着打發不了日子。

『是個空竹管兒呀！是個空竹管兒呀！』母親每天那麼地唸，像祖母唸阿彌陀佛似地。『你爸在時，全講擺場面，造了那座五大間樓房，可是債倒背上了萬，把田畝全給賣了還不夠。這家舖子呢，便也成了菜油燈，一息息地熄下去，再也點不亮了。文呵！你記住，你記住，你往後，別像你爸那麼地愛講場面呵。』

然而一到現在，縣裏却偏偏看中了自己，一定要自己做鄉長。做了鄉

長，可沒有合鄉長身分的那一進大屋，那一間客廳，那一個應值的用人，以及別的似乎應該有一點的場面；那又何怪牛頭村村民瞧不起自己呢。

『算來，除大生先生外，祇有你是個讀書人了。』在這牛頭村裏，區長給自己保舉上去，便是拿住這個理由。自己又怎麼推却得了。至少，一包告示發下來，總得會認個倒頭順頭，給張貼出去。要不然，可不塌盡了牛頭村底台！但這個年頭兒，鄉長確然也不容易當。上面發付下來要辦的事又多；村裏這些個種田的，多是餓癆臭虫，捺不出血。得不到一點兒好處。鄉長又是個無給職；法警，區長，有時甚至於縣長來了，照應供奉，是少不了的。這筆本錢，又往那裏去撈！一個精光的蛋上，還尋得毛出來嗎？真是個有苦說不出的烏勾當。

然而——不過——鄉長馮文先生立刻又陶醉在另一境地裏。——立正！舉槍！於是挺直頭，挺直腰子，舉一舉手，昂然走進了區公所，這風

光却也不是牛頭村別的什麼人，除了在自己隔壁開店的大生老哥外，所能嘗得的。

馮文先生立刻覺得自己老婆也有點太豈有之理，自己從區公所回來，坐了這些個鐘頭，也沒見半點茶水，也沒見半枝香煙。至少，總得絞把手巾來，給擦一擦汗呀！

『如銅底娘！如銅底娘！』

於是馮文先生叫了起來。屋子小，便顯得這聲音太大了，有點容不下。望一望左手黑魘魘的灶間，兀自沒個人影兒，收下聲音，側着耳朵聽，也靜得死寂寂的。老一會兒，才聽到，一隻貓從披屋頂跳下地來的一聲『噉篤！』。接着是『則則則』的貓走路聲！

『到那兒去了？他媽的，回來，我揍死你。』

這回馮文先生找到出氣的對手了。自己底老婆，如銅底娘，就是馮文

先生天底下最大的仇人！

『仇人！仇人！此仇不報非丈夫！我揍死你！我揍死你！』

馮文先生唸着唸着，也就握緊拳頭立了起來。這時，前間過道裏送來一陣脚步聲，一高一低地像踏不平路，馮文先生聽來慣順耳的，知道這，就是那個要報仇的大仇人！

一腿子飛了出去。就踢在那幽弄裏衝出來的黑影上。

『他媽的，怎樣連你也瞧我不起！』

再是一腳。

這一腳却不是落在那影子——文嫂子小肚子裏，而是取個夾攻姿勢，踢在文嫂子大屁股上。

『怎的呀！你發瘋了嗎？』接着是文嫂子哭叫聲。

『咱倒沒有發瘋，你可發瘋了，怎麼連一個丈夫都不瞧在眼裏，茶水

不見的。』

『哦！你爲了這個氣我嗎？』這回是文嫂子坐到竹椅上去了。『那好，那好，祇要你把我們一天三餐把足，不勞我向東向西挨面情，我就整天守候你茶水！總算也是個男人家了，怎麼連老婆兒子底飯碗都把不滿呀，——你個斬頭切腦格呀！你不要臉浮屍呀！你還當什麼烏鄉長格呀！……』文嫂子到此是一派哭罵，一派數說。說到傷心處淚也就像潮水那麼地泛下。

『他媽的——他媽的——』

馮文先生在這反守爲攻的文嫂子底襲擊下，祇得變更戰術，反攻爲守了。也就放低聲音，用這一套國罵，藉以解圍。然而文嫂子却不放過他。『你也算有臉了，自己整天貼告示，跑區公所，爬山頭，自己一口糧，還要老娘設法。好的，你能踢，就讓老娘出門去，看老娘還會把爸娘

交給我的這一付膿包養不活？你斬頭切腦個浮屍呀！……你！你！……』

文嫂子前伏後仰地，在竹椅上顫，竹椅支不住似地叫的兇。馮文先生知道今天碰到晦氣煞。於是連國罵戰術也放棄了，揀個公平的批評語，口聲聲喊着『潑婦！潑婦！』一轉身，把二腳往過道送。

兒子如銅，像個小泥猪似地，在街頭滾。黑手黑臉的抓東撥西，像怪有味兒的。在他，大概不知道自己是個鄉長底兒子吧！真是個晦氣年口！在門前街道上站了一會兒，聽聽屋內哭聲放低了，於是稍稍安了些心。

『他媽的，真也沒有話說！』這回，馮文先生對自己心上放了一條冷箭。『可不是嗎！做了鄉長，還愁餓死，這世界還成個什麼世界嗎？』想着，也就把眼睛向街頭浮去。

鄉警冬生，在高頭拐了過來。癩了一隻手，五個指頭全截成半寸長，

像薑節似地。但以前却是個打油廠裏拿撞木的舵手。力量可也不少。二百斤大樹從山頭背到山脚，可不用『短柱』的。現在，似乎有點衰老，力氣賣不出，祇有來當這慣吃兵老爺底『洋火腿』『錫茄煙』的鄉警！

『這烏勾當，可不是人當的！』無可奈何中，冬生癩手是這麼歎氣着。『然而自己竟當了！噯！自己是早不成個人了！狗！』

冬生癩手就像條給你們潑了一瓢熱水在背上，因而脫光了毛的癩狗，在街高頭踱來。

『冬生癩手！冬生癩手！』馮文先生突然叫了出來。自己傾聽着自己叫聲，倒也有點像鄉長口吻。於是沉下臉，低低地怪不好意思的，然而似乎必須如此莊嚴的叫聲：『來！』

癩着隻手的冬生，也就癩着脚似的，拐過來。

『什麼，阿文！』論輩分，冬生是叔，馮文先生是姪。叫聲阿文，似乎

也不罪過。然而，不，馮文先生心裏還是起了句國罵：『他媽的！』接着：

『你把那些個告示貼出去了嗎？』

『是那一批的？』癩手的冬生，斜起一隻肩，站住。『現在告示也真多。今朝什麼隊，明天什麼軍。……你說是那一批的。』

『就是那勸喻壯丁去當後備兵的。』馮文先生這口氣自覺頗爲沉着，大方，正像區長跟自己說話那麼樣的。

『哦！哦！就是抽壯丁那一張嗎？』鄉警冬生閉了閉眼，會心似地笑。『這是春天做大夢，沒人去的，沒人去的，誰高興去送命，貼不到一天，早給他們撕去了！』

『撕去了！』鄉長跳了起來，立刻想到自己是被人立過正的身分。『這不行，這不行，這責成，是你和我的。你能擔得起這干係嗎？我家裏還有一張，你給我再貼出去！再貼出去！』

馮文先生又回頭轉到家裏去。鄉警冬生在他後面拐。

從黑得發酸的賬桌抽屜裏，檢出了一張告示，展開來看一看，裏面是那麼寫着：

『……』

『一、此次辦後備軍，是訓練你們自衛的能力，不是叫你們去當兵，你們要一體遵法奉行。

『二、每期訓練期間，規定二個月，在這二個月裏面，由縣裏津貼伙食。至服裝等費，亦由縣供給。期滿之後，仍放你們各自歸里。

『三、第一期，總額五十，依每村壯丁人數比例抽派。……』

『四、……』

『綜上各節，凡你們都要好好遵守，否則，決予嚴懲不貸……』

馮文先生辨認了一會兒，就交給冬生竊手。

『這倒底說些什麼個呀？』冬生癩手還展着告示，沒給收起。『村裏人說是抽壯丁。這麼個抽法，恐怕沒有人呢。』

『你真是個蠢貨！』馮文先生，這回覺得應該發脾氣了。『給你講了多少次，不是什麼抽壯丁，是訓練後備兵呀！不過年紀限定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吧了！而且，去訓練二個月，就會回來的呀！』

『哦哦！』本來不很有耐性的冬生癩手，現在却也學得一付挺和氣面貌。『是去學操練去嗎？真的學操練學二個月，會給放回來嗎？』

『當然咯！縣長也對我親口說過，區長也對我親口說過，可還賴了你們不成？』

馮文先生一鵲落坐在竹椅上。竹椅像代人受罪似地又咕咕地叫。

冬生癩手却睜着大眼，死盯住那告示。盯了一會，又把那告示倒過頭來看，笑了。

『這是個什麼打算。現在時勢真弄得人發昏。』

『別發昏咯，』沉着臉，老不高興。突然又想起了一樁事，馮文先生說：『你倒底有沒有到上四香，下三香去過。他們預備怎麼樣？』

『哦！哦！』冬生癩手眯着眼笑。『他們在村尾，——在村尾，等你呢。他們上半天來，——上半天已經來了。』

『那麼怎麼不叫來看我，——我，我有話同他們說呢。』

『那好——那好——我去叫，我去叫！』

冬生癩手知道這是自己底責任，二腳就不自主地拖出暗室。

這回馮文先生才感到輕鬆了。他媽的，真是七竅不通的豬，也不想自己丈夫是個怎樣的人。村裏事，那個可不問問咱老子呢？偏是自己老婆作賤人，要是下一次再這麼個鬧，那就定叫人販子賣了去，弄二百元錢用。他媽的，醜婆娘！你敢？

馮文先生底心不曾輕鬆多久。門前滿滿的擠上五六個人，大都是旱煙管，黑臉兒，短布褂，草鞋，乾草似的黑髮，枯了的眼睛。

一個個鬼那麼地挨到長板凳上坐下。却一個個多沒有話。小村裏的人，對馮文先生就顯得恭敬了。其實呢，不確定鄉長馮文先生，就是牛頭村裏村民，照例也比上四吞下三吞的，高過一等。

『那麼個——那麼個——』

終於顫顫地，內裏有一個說了。

『你們倒底怎麼打算呢？也得讓我向上面去問一聲話。』鄉長撥開着兩膝，泰然地，然而皺一皺眉地說。

『免免免掉——可免不掉嗎？』這話像膽小的老鼠，儘在洞口伸頭不出來。用了最大的膽量，還祇嚼出那麼個半句。

『怎麼免呢？怎麼免呢？』鄉長發怒似地叫。『你們這批鄉下人，真